

兼濟堂文集



978946

兼濟堂文集目錄

卷之五

衛紫嵐先生奏疏序

都諫朱蒿庵疏稿序

都諫柯岸初疏草序

都諫袁六完疏稿序

給諫吳玉駟疏稿序

都諫許傳巖疏稿序

都諫嚴灝亭疏稿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宮宗袞奏疏序

蔡魁吾先生督漕奏議二集序

李繩武制府奏議序

牧民忠告序

袁了凡先生農書序

紀元圃蜀南治畧序

張玉甲青齊政畧序

馮再來先生滇攷序

河防芻議序



理邢末議序

胡道南李贅序

王瞻雲先生仕鏡序

王鹿萍服官十要序

勸民緒言序

章邑侯顓災錄序

畿輔人物志序

劉簡齋先生崇祀錄序

高雲峯先生殉難實錄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蔡子虛名宦鄉賢錄序

重修廣平府志序

重修南和縣志序

重修晉州志序

新鄉縣志序

重修曲陽縣志序

重修栢鄉縣志序

南宮縣志序

重修栢鄉縣學宮序

重修寧昌縣學宮序

顏碑彙刻序

任子家乘序

宋氏族譜序

朱氏族譜序

南宮連氏族譜序

乘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

南宮連氏族譜序

宋氏族譜序

朱氏族譜序

任子家乘序

顏碑彙刻序

重修寧昌縣學宮序

兼濟堂文集卷之五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勳同較

荔彤

衛紫嵐先生奏疏序

嗚呼壬午癸未之間天下之亂極矣非經濟鴻才孰與拯溺救焚乎然有其才而不盡其用使後人歎噓於邑而不能已則亦運數爲之而莫可如何者也余於紫嵐先生之奏稿不能不三致嘆云崇禎十四年先生以推官考選召對謂平寇爲足國第一義則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一

第一義也迨巡按真定等處其視國如家視民如子每一起草聲淚俱下讀至夜有鬼哭晝無人行之語聶夷中之詩鄭監門之圖不足云矣而其大者存以無逸是圖進君德以用賢養民規輔臣若夫糾劾悍帥控制驕兵痛陳俵馬津米之害皆關彼時政務之大倘盡用之詎不可以轉危爲安起亡爲存而揆席無人其言遂詰於不省庸臣誤國先生且奈之何哉余爲諸生時受知於先生蓋嘗賜之曲坐論文談心期以遠大壬午歲僥倖賢書先生喜出倍常握手慰

慤勉以進取救時其後鼎革滄桑音問杳然迨禹濤
公下車新樂爲鄰邑父母乃得讀先生遺稿雖惘然
隔世事又赫赫若目前先生訐謨讜論字字悉從忠
孝血性中流出不襲古人紙上陳言洵乎氣塞宇宙
志貫金石矣而禹濤公清操慈惠雷封有水鏡之頌
箕裘克紹治爲畿輔最行且繡衣持斧亢宗象賢奉
此稿爲指南不必復問賈長沙陸敬輿於枯竹間也
而此稿澤被趙魏又當人奉一編以爲勿剪勿伐之
甘棠瓣香尸祝與恒嶽同其高濶水同其永也已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二

其來京師命試諸生且論文於其宗東晉本
其書全錄其書內載有劉勰文心雕龍其書
李血抄中亦有不贊古人語生刺言此等書其
其書中又載其書目備載坐榻齋齋舖字字悉
公中事其樂其感其父母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然欲以並求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限大都諫朱蒿菴疏稿序

古者言無專官自三公九卿大夫以至中下士皆得
進言則皆言官也然周禮保氏掌諫其責亦有專司
而秦漢以來爲尤著韓退之人之升煇王謂翰謂雲之
本朝混一海內監元之失準明之制尤重諫官凡選
取進退皆出於稟審華對次日日百平矣雖數去矣

上以故昌言盈庭無所顧忌而蒿菴朱都諫其一人也
都諫以篤棐之心抒蹇諤之言所條奏皆關民生吏
治綱紀風俗之大不止一時補苴已也己亥秋海寇

萊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

彼猖都諫念桑梓凋殘上疏言利害及漕操督撫諸
臣付考功議以誑誤遠謫於閩旣數月都諫南征以
疏稿示余曰風雨露雷莫非至教升沉遠近何容心
焉且余旣忝持橐簪筆依光日月有年矣雖遠去安
敢自同於牛醫夏畦之列乎嗟乎漢上游女之篇懼
皓露奪蘭秀之色邯鄲才人之什歎玉階辭朝雲之
沒首之君子皆以風雅行其經濟故可以爲天子之
近臣今之人何獨不然都諫在諫院爲重臣在藝苑
則大雅也且焚草之事古人載之於書而或者以爲

不然今都諫仕於魏闕則直言若矢謫於江湖則每
飯不忘存斯草也一以望吾

君之優容納諫一以冀吾

君之著簪不忘願可忽乎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四

昔之齋簪不汲則百感乎結

君之優容納諫一以冀吾

君之著簪不忘願可忽乎哉

不然今都諫仕於魏闕則直言若矢謫於江湖則每

都諫柯岸初疏草序

都諫柯岸初先生迴翔禁掖直聲震朝野以今歲夏請假休沐迺鉞其奏疏凡若干篇而屬余爲之序曰舜典所謂出納臯陶謨所爲贊襄皆以其言而已不聞其以文也自秦漢已下賈長沙劉中壘敷陳指切累千百言爲當代之冠賈以文勝而劉以質勝文者援引古昔揣度時事其議論足以定命其藻采足以華國質者直而不流正而不肆有欵婉而非將順有誠直而非媿阿二者不同彼其心皆足以自信而以

信乎君國之際故進言之道甚難余嘗謂若長沙中壘者可取其心以爲法焉初都諫釋褐爲棗陽令以治行異等擢居諫垣先後嘗八年所矣以今讀所上奏議其大都長沙中壘之心也歎蓋都諫於民情吏事旣諳熟服官之日一旦得所發舒首論吏治之蠹弊若頓五指而張之盡切當時之疾又一意務遵職掌其在禮戶兩垣也凡正文體戒囂風覈漕兌清輸役所以嘉惠士民者無筭而其有所抨擊也不爲循聲逐影之談當

國家開創之初正弘開言路所入輒俞卽時有詰問
終歸渙釋都諫固有以自信於心者矣迄

今上聖化維新尤得多所論列其首陳六部變通之宜
鑿鑿可見施行旣遷兵垣請定武選之規請綏綏遠
之計至言新令以春秋論取士宜四傳並重不得偏
任一家致滋穿鑿此誠足爲筆削功臣非曲學阿世
之比其心固在於此而尤爲不苟也余往者待罪掖
中以疎慙故未甘隱默固不敢望都諫之後塵然竊
自幸有以知其心之所存卽今都諫暫旋里門寶齋
萊濟堂文集

卷之五

六

精神以需大用其後設施豈僅僅止於此者顧遭逢
聖世與長沙中壘文質相上下而能得其心足信夫天
下後世者已槩於是矣

都諫袁六完疏稿序

人臣食天家之祿得以明其志而伸其所學者莫如
言官然亦莫難於言官益上則損下便私則妨公議
因則貽譏於骯髒議革則掣肘於更張主斷則怨讎
煩興施惠則沾鈞橫被且和平既等於沃石抗直又
類於櫻鱗甚矣諫臣之難其職也余在垣省日目之
所見鬱勃於中時進一得之愚雖多荷採納而返之
於中無日不切飲冰之懼以是深知此官之難也六
完袁公歷官都諫敢言人所不敢言朝封章而夕報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七

可由其所言者洞達時務指陳情事仰副

朝廷之意卒之政行而民便民便而國享其功以故
一時臺諫莫不奉爲典型凡有大事造膝悉後曰袁
公議論雖馬周陸贄不過也余與公之弟同舉於南
宮同官最久因得與公交且二十年矣飲醇自醉汪
汪千頃而英敏廉幹遇事輒究其蘊發爲言論雖數
千里外了如指掌真有用之奇才哉今已晉陟京卿
出其奏草付之剞劂問序於予予謂公之弟以刑垣
爲大司空中丞駐節滇南威惠翔洽屹然西南保障

公亦以刑垣膺顯擢豈非二難傑出人間盛事乎他
日同秉國均盡摠其致君澤民之偉抱則一編者可
以備國史之修大政之考豈獨載之家乘藏之名山
耶

萊濟堂文集

卷之五

八



耶

只謂國史之修大政之考豈獨載之家乘藏之名山

日同秉國均盡摠其致君澤民之偉抱則一編者可

以備國史之修大政之考豈獨載之家乘藏之名山

給諫吳玉駒疏稿序錄耳今玉駒生平之所蘊
江淮之間神臯奧區往往篤生名世奇碩遠不具論
以余耳目之所覩記蓋有十餘人焉姓字聞於海宇
許謨著於汗青卽燕許韓范之流未足多遜而余猶
醉心者同年吳子玉駒也玉駒以壬午鄉薦文心之
妙雕龍繡虎價重鷄林凡屬操觚之彥莫不熟誦以
爲功名梯階逮癸未旣捷遭時多難隱伏山中及一
國朝革正鼎新網羅英俊後並飭郡縣蒐舉前代遺彥
乃用督撫之薦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九

召至京試以密勿之地一時文學侍從之臣服其綜
博咸稱之曰能旣乃晉秩諫議敷奏剴切條對詳明
皆有關於生民疾苦天下大務如錢糧宜歸畫一
一疏則雜派省而夙弊清政治最重守令一疏則體統
肅而職掌覈督撫本章冗繁一疏則虛文去而實効
彰其他中肯綮而釐奸竇者又不可更僕數也嗚呼
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國有諫臣膏澤沛布古人所以
重此官者非謂其揀得言之權爲人所畏警正以救
時行道據其生平之所素蘊耳今玉駒生平之所蘊

攄矣

天子亦既改容而聽之矣暫歸林下益觀古大臣之所
以用心與其所以匡時弼主之道而沉潛高明以自
養譬如千章之木廊廟資爲棟樑萬斛之舟風濤失
其險阻然則初爲名進士繼爲名諫議終且進於古
大臣之列也余故讀其奏疏而擊節嘆賞不置爲弁
言以誌其端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十

言以誌其端

大因之臣也余勉聽其奏疏而擊節嘆賞不置爲弁

言以誌其端

言以誌其端

言以誌其端

言以誌其端

謝矣

古來文章之大者必以奏疏爲重謂其有關於天下之安危民生之治亂而非若詞賦之雜於駢麗議論之託於空言也然非有濟世之才與救世之識則其所言者必瑣屑苟且而無關於當世之務有其才與識矣而意見不化偏私未除則其所言者或至於憤爭矯飾而開斯世以黨同伐異之端此易所以稱同人於野之亨而昔人謂諫官與宰相等誠重之也傳巖許子昔過槐水與僕有下榻歡時丁離亂酒酣談乘濟堂文集

卷之五

十一

天下事慷慨悲歌繼之以泣蓋抱其才與識而不得試者有年矣既而位陟華垣夙夜匪懈乃得盡抒其生平所欲言大者在進

丹辰以執極之道而吏治民生河防兵政莫不敷陳愷切足以振蠱起弊若夫正色糾劾無所回護其餘事耳所謂關於天下安危民生治亂而爲文章之大者也昔晁賈擅美於漢宣公隆譽於唐眉山崆峒之流聯驥並駕傳巖方之詎不異世同揆者與雖然臣子所以諫行言聽澤被蒼生而名流奕葉者以聖明

之君在上斯得以殫其嘉謨嘉猷也倘遇忌諱之朝
一鳴輒斥雖有鳳唳鳶角亦安所措哉故吾讀是集
而嘆

天子之能用言圖治且重許子之可以爲
天子大臣也故不揣鄙陋而爲之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十一



天子大臣也故不揣鄙陋而爲之序
天子之能用言圖治且重許子之可以爲

而嘆

之君在上斯得以殫其嘉謨嘉猷也倘遇忌諱之朝
一鳴輒斥雖有鳳唳鳶角亦安所措哉故吾讀是集
而嘆

都諫嚴顥亭疏稿序
國家利病生民疾苦在乎補偏救弊然能行之者唯
宰相能言之者惟諫官宰相職在密勿難于面折廷
諍諫官職專論思無權勢之嫌得以孤行其意木從
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諫官之關繫天下也久矣其任
既重則取材必精其道既闕則著議更偉是以自古
顯當世垂竹帛者往往出於諫官如劉子正魏鄭公
司馬君實范希文指固不勝屈也

聖朝稽古定制臺省並設二十年來梧掖之中標鴻樹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十三

駿耿耿不磨者踵接肩並顥亭嚴都諫其尤著者也
嚴爲浙西望族代有達人顥亭早歲成進士受

世祖章皇帝特達之知自詞林轉掖垣非抑之也時方開

剏必得熟諳古今之英傑然後可以黼黻

皇猷顥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既見之施行著爲

大政而其不負當官之獻替蓋不負生平之所學耳

茲乃彙集疏稿問序於余余讀其督撫請告甄別考

語察典澄源諸疏何一非鑿鑿碩畫嘉謨嘉猷洵

丹楓之柱石諫院之師表哉然顥亭多識典故論事

侃侃足以動

聖主轉圜之聽而鼓朝陽鳴鳳之氣爲海內所共聞見
若其學達天人無所不窺器識淵邃好善不倦不可
以一端測不可以端家名則今日諫議之嘉言卽他
日宰輔之先資也詎不樂於娓娓述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十四



日學禮之表登也而樂以效其
以一節賦不可以流定於限今
其學妻天大無代不莫壽識
王善之難而楚障則思思之
計誠足以德

宮宗袞奏疏序

昔在唐虞夏商君臣皆面相誥誡勤勤懇懇見於詩書者可考而知也故不事奏疏之繁自周秦以來乃漸見於傳記如左國所載文義蔚然典則而事理亦燦然明備其有裨於治道多矣乃世之言奏疏者莫不歸美於兩漢則亦非通論也兩漢之後若唐之陸宣公李鄴侯宋之韓魏公司馬溫公其敷陳闢合君德揅度洞中機宜亦何遜於兩漢哉彼其學誠有所本而識議有以大過乎人也宗袞宮子庚戌以第一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十五

人魁南宮癸丑選入庶常其館試諸作固足以冠冕海內文章之士矣既而授爲侍御冠惠文衣繡衣正色立朝言論風采無所屈撓天下想望之未幾以糧運關乎軍需借才叅藩於中州而宗袞戀

主懷闕之思則未嘗一刻忘也其奏疏具在如止關礦酌題補責成河工酌議開復疏理海口雖未罄其底蘊然已見其明義利之辨抱生民之憂而具古大臣之梗槩矣使盡出其所學崇論偉議又寧可測耶

方今

聖主立賢無方需才甚愍試之內復試之外烏知非大
造之陶鑄欲使宗袞爲承天之柱立極之鰲乎宗袞
其益勵所學蓄其識議之本他日宣室夜半前席歌
喜起而賡明良以此奏疏爲權輿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十六



其益勵所學蓄其識議之本他日宣室夜半前席歌
喜起而賡明良以此奏疏爲權輿矣

蔡魁吾先生督漕奏議二集序

自漢以後歲漕關東之粟以給京師迄於唐宋元明莫不以爲大務蓋民以食爲天政以足食爲首苟食足而民富以戰則取以守則固至閒暇無事則足以興禮樂而致太平何施而不可故司農者國之大本督漕者國之大用也我朝定都燕輓漕因前代之制而加詳焉命大臣開府駐節淮揚七省舳艫雲集鱗次任至重也顧漕之弊叢積蠹久糾纏紛紜而難治大約各省糧道與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七

在京坐糧廳及諸胥吏斗役市僧爲雀鼠長子孫于其中清釐之則以爲多事因而飽其膏腴則曰是庸庸之福其弁丁困苦損瘠以至于破田產鬻妻子徵發期會遍於親黨敲朴逃亡呼天搶地弗問也漕事之壞極矣三韓蔡公始膺

特簡來督茲任舉從前牢不可破之習一旦釐然大變之凡舟楫之利概量之准本折之宜以及官役之額料增減行月之徵解存給一一酌以精心靡不允當東南之民力用是得蘇而國儲亦因之無缺無何公

以勤勞致疾告歸休沐而漕政遂弛
世祖章皇帝用睠焉有南顧憂乃命
勅起公輿情權呼甚於借寇顧公之再蒞任也所居
之地同而所處之勢異所處之勢既異而所行之事
亦遂不同昔也以漕之弊在於漕則專於漕治之而
漕之弊已去繼也以漕之弊在於民生耗斁則不專
於漕治之而漕之利乃興公於是多方補救籌海防
河請蠲議賑凡所以恤軍裕民者嘔盡心血而勞來
安集之餘始獲飛芻輓粟之舊其一切錯置較初政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六

爲詳爰輯奏議刊成二集今讀其入告諸疏指陳便
宜申明職掌縷晰條分洞如觀火至其制閩文移商
畧形勢委曲周詳洋洋纒纒其餘碑記之附見者無
不惻然深思悠然遐矚其格神之誠寄懷之曠雖唐
宋名臣不是過也蓋其經天緯地蓄霆洩雨無非出
於忠貞之志夙夜之懷而成之者於以興利除弊雖
百世奉爲成規可矣余于退食之暇從公遊見公逍
遙於清泉白石間左琴右書怡愉自得儼然如安石
東山時未嘗不嘆公爲達人清曠及讀撫漕奏議又

何其勤勤懇懇無不詳盡也豈非神明洞徹躬勤政
務而具經綸之偉畧者乎蘇老泉常稱張益州曰天
下有大事公可屬若公者今之益州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十九



字亦大率公而無私其法不妄益也
而其體極雅潔不稍盡也其法極用而無損也

天將佑國家昌大之運則必篤生魁碩楨幹之臣以
經理其封疆而綏乂其人民歷代皆然而我其書也
朝國初之臣麟麟炳炳安內攘外足以銘旂常而永
帶礪者蓋不可勝數而李公繩武其尤彰灼者矣公
爲遼左巨族生而英邁不羣博習文武之業氣槩沉
雄心思縝密由郎署特拜僉都御史尋以少司馬出
制三省蒞任而後三省之民帖然如安枕席之上迨
荆楚多事移公坐鎮不幸以疾歿於官公旣歿而嗣
君以公所爲奏議授余讀之令爲之序余蓋不禁嗚
咽而太息也方公與余同朝時余時爲諫議爲副憲
總憲每廷推廷議未嘗不服公之議論侃爽識鑒明
決其節制三省也適當圈佔之後民多失業榆園曹
濮西山一帶盜賊窟穴兼以河患水決下民昏墊苞
苴積習洗濯難清公隨事區處罔不奏效糾叅貪婪
剪除大憝如方大猷王昌印等非公莫爲除其害也
及其在楚正當撻伐滇黔征討姚黃而公控扼關隘
儻運糧儲選將練兵尅期勦滅海寇之變明安將軍

舳艫東下救援金陵公預備戰艦捐借戰馬以爲水
陸兼制之勢是以公安湖湘之間風鶴不驚卒奏救
寧公之功洵大矣哉若其殫心厥職凡有水旱災傷
必諄切言之至於痛哭流涕此不但爲民請命也蓋
有見於古者承平日久其君多好大而倦勤故篤棊
之畏慙慙懇惟願更天雖公辛而人難改也夫因
朝廷之主時存創業艱難之心以爲祈天永命之本
用是憂盛危明之言不憚時時見於陳奏此真大臣
之用心而時或致不悅者之謠詠公固不暇計矣公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

春秋不甚高而忽焉長逝歿之日猶以父喪未塋母
老弗侍爲痛其至性迫切溢於毫楮可謂忠孝克全
者哉詩云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
不畏強禦公之謂也使天假之年而久鎮方州或內
授衡宰其所匡濟詎可涯量乎余與公夙昔相交及
公之弟塞公亦公輔材也故備述之以爲他日信史
之徵焉

牧民忠告序

嘗讀元史而慕張公希孟之爲人直節正言蓋有孔
父汲魏之風焉其後以關中大旱特拜中丞晝出理
事夜禱於天每一念至撫膺痛哭以是得疾不起嗚
呼何其仁也吾意其慈祥愷惻之衷有不但見之於
行而必且著之爲書者惜乎余未之及見也已亥夏
於書肆中適得公所著牧民忠告一帙讀之忠以恕
約而該王道備矣夫近世之學好談空虛其於吏治
斥爲俗務閭里饑寒莫之軫惜未操而割其傷多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

夫聖門論治必先爲宰蓋宰一邑者卽宰天下之規
模爲良有司者卽爲良宰相之經濟推而行之卽人
人循卓可也按舊序言張公所著尚有風憲忠告廟
堂忠告今皆不獲見矣顧安得與歷下諸君子物色
其子孫而表章其遺書以嘉惠後學於無窮此有心
世道者所不忘也

自井田之法廢後世治民者務爲因循之政其一切耕耨種植蓄洩灌溉之宜咨焉不講惟聽民之自爲而已幸雨暘時若征歛無暴則民生獲安不幸水旱洊至歲比不登爲之上者又不思所以寬之之術盜賊患作殺伐用興民生凋弊而國家因之以蠱壞矣此農田水利所以不可不亟講也余嘗攷諸禹貢雍冀厥壤黃白號爲上中而其後產薄民困荆揚厥土塗泥號爲中下而其後產美民饒豈非三代以後東

南之水利日興西北之水利不修之故與袁了凡先生高才博學有志先王之道其農書一冊作於令寶坻時凡所以教民耕耨種植之法甚備而其水利蓄洩灌溉之制尤懇懇焉嗚呼此井田遺意通其變而善用之可使家給人足非迂遠而濶於事情也兵馬指揮張完修特表而出之付諸梨棗吾謂是書區畫詳密可造天下後世生民之福而施之西北爲尤急欲復三代純王之政者必奉之以爲權輿則張子汲汲復古之心附著於篇與了凡先生當日康濟之心

龜存於天壤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十四



兼濟堂文集

紀元圃蜀南治畧序

保陽山水秀麗風氣凝結自古多重名節之士近代如劉靜修楊椒山尤爲竒傑而江村之鹿太常容城之孫鍾元或出或處學有淵源余皆心慕之若余同譜紀元圃先生則又今人而古處者蓋自其初登鄉薦相遇於燕邸與之言時務洞中肯綮如汪汪于頃懸河傾瀉而不竭也論古人則黑白判然如明鏡當空而妍媸畢照也迨試之以吏事在浙而浙治在蜀而蜀治左之右之無所不宜士民愛戴如父母兼師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十五

保元圃之言曰會稽繁華之地也人習其類吾以淡心處之蜀南荒殘地也人厭其冷吾以熱心處之吾非有治績之可見也惟勉盡其心耳爰彙其在蜀南申詳移會條告議讞之類共爲一冊示余余讀之竟篇知元圃之爲治以實心行實政而荒殘凋瘵之區頓有文明龐厚之象非其學之有本師友切磋卓然自立焉能不以遠近易慮而體國憂民若是今元圃再補憲副矣海岱惟青州其民濶達多匿智太史公言之其所以治之者又必有道也敦禮讓厚風俗勿

使小加大賤凌貴此今日急務敷布以漸王元美詎
能美於前哉吾且執此卷以待海岱之治譜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六



119

兼美於前哉吾且執此卷以待海岱之治譜
使小加大賤凌貴此今日急務敷布以漸王元美詎
能美於前哉吾且執此卷以待海岱之治譜

張玉甲青齊政畧序

賈子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吏者天工人代何可自之以俗正以其所急者在簿書筐篋徵發期會而於先王教養之大端無所涉焉故耳然又有習爲文具鋪張壘砌如所謂下車條約者塗飾一時之耳目雖其文義若有可觀而無勤勤懇懇之誠意寓於其中君子不貴也大抵學者諷詠載籍每好談王道卑權術及至授之以千里之寄委之以元元之命則又委蛇遷就失其所守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七

天子觀察青齊入境之後其所規畫設施皆有成竹於胸中而次第布之故觀其醇厚善俗六條則已知爲治之大端矣其餘一切惠民善政條分縷析無不備舉而於禁止巫師僧尼邪教尤不啻三致意焉蓋世人怵於禍福之說每遇蔥嶺之徒雖心知其非是多方假借望浮屠而膜拜以助之醮而益之波若異教繁興白蓮無爲等邪說暴行往往釀成大患是以政

畧於此直欲拔本塞源本先王仁義之道革其浸淫
舊染之污蓋非深於洛閩之誥而具昌黎之識者不
能確然不惑如此也昔班固傳循吏謂江都相董仲
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以經術潤飾吏事由
今觀之豈但潤飾而已哉玉甲通籍既久所在聲迹
俱著督學江南而士氣興建臬川南而頑梗化今又
見之於青齊泱泱大國之間去根莠長嘉禾型仁講
讓教養備矣余昔與玉甲論學於京師玉甲謂立身
行道惟在孝經一卷時則心識其言而今果能出其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六

所學實實見之政事丕振風俗又安東夏不負

聖天子任使之意由是而躋位九卿躡文石之陛坐雲
臺之下與海內耆宿名儒講求三代以來所以統羣
類而一方畧者亦必有其具矣孰謂王道不可行於
後世也

馮再來先生滇攷序

西南徼外大抵皆漢武所開其雄才大畧足以恢拓殊俗漸漬風教陵海越障重譯內屬穿鼻僂耳委命下吏此非腐儒小生可得而輕議者也其後書缺有間雖曰荒遠其盛衰畔服之故每與中國相爲倚伏非特稽古者所當考究實謀國者所宜咨籌也夫沈木龍尾之種與遯水竹王之姓語多不經不必盡辯卽金馬碧鷄不過光景隱見五嶽四瀆敢於點綴佳名漢孰與我大鳥足哂乎數千年來或奉職入貢或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九

劫掠城邑或僭號稱尊或封域自守參差不一要豈無因而然歟散在諸史及稗官小說郡邑乘志荒惑靡襍縉紳士夫難言之矣少司寇馮再來先生昔年司李永昌覽其山川風物稽其部落邑聚核其境土疆界詳其得失存亾著滇考一書大意在於修文德綏遠人揀選良吏務爲惠懷嚴飭邊備不事侵擾屏遠貪殘絕棄珍異斯則安邊固圉之碩畫確論也故觀王追李顥之在元和則知其學校興起矣觀張喬楊竦之在元初則知其刻石圖像矣觀張巖馬忠之

在建興則知其郡邑安穆矣觀韋臯李德裕之在元和大中則知其籌邊樓紀功碑之方畧足稱矣觀賽典赤張立道之在至元大德則知其勸農建廟之血食遺愛矣不然而爲尹就爲李知古爲王昱爲張虔陀爲鮮于仲通爲劉深爲錢能楊榮貪其祚馬夔僮牛耗之利賓幪火毳蘭于之珍乾沒不已生事起釁幾何不挺而走險爲生人大患也再來先生其識遠其見超其敘次也瞻詳而雅馴其用意也高遠而仁厚豈尋常紀事之書所可比擬也乎吾嘗嘆史自左秉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

馬班范而後難其爲繼惟歐陽永叔五代史陸放翁南唐書尚有典型今先生此書可以爲龜鑒可以佐廟謨可以勸循良可以見兵機可以助防禦可以資博識可以懲螳臂可以戒窮黷可以備輿圖上下卷中九善備焉卽易其名曰滇史列於金匱石室之藏其亦歐陸之儔也歟

河防芻議序

自黃河趨於東南而漕運資之以爲利故昔人有言歲漕四百萬石非藉黃不能浮舟於是言治河者卽治漕亦在其中乃修築方完潰決立告費亦衡數百萬金錢罔克奏績不惟民生昏墊卽漕艘亦有梗阻之患此

聖天子所以側席殷憂特遣重臣巡視而簡選才猷之鴻碩者往任其事也今江南按察使崔子惕菴曾任滎陽令歷淮安郡丞改理河務遷四明太守特舉河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

道監司於是河防芻議一書自丙辰之春寄置案頭問序於余余方養病林下兀坐高齋數年來不出戶庭何知河事顧聞高寶清桃諸邑時有懷山襄陵之厄田廬陷沒室家仳倚老幼婦孺幾盡化爲魚鱉則不禁心怦怦然怒焉如擣乃披覽河之全圖暨黃淮交會圖及其條議五十則或問二十五條知其身親目覩手口卒瘞日與河上之勞人瘁吏斟酌籌畫而苦心以出之非揣摩嘗試之見可得而比也昔神禹治水疏濬決排而已今則疏濬之外必以塞爲要

法蓋不塞則漫行於上不疏則壅滯於下也故篇內云在上流則塞之使歸故道不致中潰而來在下流則濬之使歸故道得以順流而去又云黃河自西北而來至清口出雲梯關入海淮水自西南而來至清口出雲梯關入海二水並行清以制濁水行河底海口自深則黃河南北兩岸自無潰決此故道也亦舊制也善哉言乎蓋已無剩義已夫河之利害大矣神禹之功不可復見武帝築宮宣防猶有勞心之遺意彼賈讓放河使北入海固厲民之妄言而李仲昌穿六塔渠竟無成功亦庸人之淺見惟故明之潘季馴李化龍諳習河道疏塞兼施雖不敢比績平成亦庶幾安瀾無恙者矣今楊菴所著殆與季馴化龍相表裏坐而言之起而可見之行事居河道之職任者得是書而寶之奉爲指南車其於國計民生端有攸賴治法得治人而行河漕其永無患乎

理邢末議序

邢與子鄉接壤漢爲襄國春秋時齊桓公起而定之
遷於夷儀傳曰邢遷如歸然後知弱小僻阻之邦猶
必待其人而後治况今爲馮翊近地在

天子畿內車書繹絡之衝哉我

朝定鼎之十三年始

命閩晉安長源蕭君李是邦夫李雖佐郡位在郡司馬
別駕下然獨持風紀爲臺憲紀綱之寄下以師帥其
僚屬兀官評之臧否吏治之得失李得上之督撫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

督撫按據以入告黜陟之郡有大獄大政諸司不能
決者下於李而始平諸豪猾不軌胥吏之虎而翼以
暨閭里惡少年椎埋探丸李得摘發峻治之而讞其
贖於憲任綦重也自蕭君李邢後予鄉之人士有事
輦轂者咸告余曰邢獄平矣邢政修矣邢之大奸大
蠹除大猾去而牟鼠息枹鼓臥矣予心慰之乃未幾
以循績報最

召至內廷旣入都出所爲理邢末議四冊授予則三年
中文移案牘俱在予讀未竟愈信夫君之得此聲固

有所致而然也按邢故煩劇四方輪蹄趾相錯又密
邇山左右自明季多伏莽我

朝以近畿地養豐沛禁旅廢屯衛牧地以給諸失業
諸失業者爭而土著虎踞之訟牒十餘年不休昔之
李官綜理大綱而今則屬邑之刑名庶役之贖緩皆
責成之載在令甲是邢故難治而今之邢尤難治矣
今觀牘中所載條舉目張發於言見於施行其他讞
獄平允輕重出入各協於情而麗於法何其左宜右
有毫無棘手也夫國家用人當用湛於經術宏深通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十四

博而又智意開張無膠柱束濕之患庶克有濟方君
讀書時閉戶自精掩卷有得一旦試之攜取逢源是
故學術者吏治之本也吏治者風俗之本也讀是編
者其亦思蕭君之吏治出於學術卽由是爲讀前矣
天子之大臣無難豈但比於古之循卓而已哉讀前矣

胡道南李贅序

杜樊川云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
支也以余論恒山視他郡則亦猶珠璣耳吏是郡者
司李爲最劇易以搏擊見長得文無害者則誦聲作
道南胡公下車以來治有異徵其鞫獄也申寃理滯
一本仁恕之心每于死中求生所全活者衆而撫寇
蠲荒勸學察吏定亂于俄頃之間恤民于瘡痍之後
又若不動聲色咄嗟立辦迎刃而解者非有大過人
之蘊烏能如是昔韓魏公生平不輕以膽許人余謂
人患無識不患無膽膽生於識識定而膽生斯天下
有大事可屬今觀公李贅所載以精微之識運鴻鉅
之膽豈俗吏修飾邊幅粉飾一二太平之迹象者所
敢望其庭宇哉故戊戌計吏之典最爲嚴重而公以
第一見徵循良之美媿於漢之潁川南陽豈虛語哉
然自古班馬長于文章其吏治缺然龔黃長于吏治
而文章不稍槩見今公之李恒者如此其著爲文辭
者又如此乃猶歛然若失曰是贅言也夫非所宜有
而有者謂之贅公之治固治之所宜有而又有人之

所不能有者何贅譬如癭疣則謂之贅四肢亦得謂
之贅乎夫不以人爲官贅而以不贅爲贅者余雖爲
之執鞭所忻慕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



兼濟堂文集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

王瞻雲先生仕鏡序

蓋聞古之爲政者本於學其爲學也本於心心如鏡
拭之則明翳之則昏所以拭之者必藉乎學所以學
者必藉乎書故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余
讀前史至太保王端毅公見其一生敦歷中外忠君
愛民始終篤摯不懈少子康僖公又能亢宗象賢闡
發而光大之因不覺掩卷嘆曰此百代殊絕人物也
德盛澤長後世當有興者及與玉銘少司農游藹然
和吉飲醇自醉任盤錯之地應手立辦紫知其仕本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七

於學矣旣出仕鏡一編曰余父瞻雲公所手輯也幸
爲我序之夫人倫鞅而風俗壞循良擯而貪墨興大
亂斯作黔黎糜沸卽當宁有光明之燭未易遍照菑
屋惠及流亾今觀茲書首載六論次及救荒諸政簡
易可行初非有高遠之說然教而兼養王道之大備
矣豈非有得於介庵弘道之學而可以溥仁人之利
者哉宐王氏之功業福澤方來而未艾也今天下仕
者衆矣能取先生之仕鏡而讀之又能因先生之仕
鏡更進而窺其心鏡則善矣

王鹿萍服官十要序

作吏自古難之嘗讀元次山道州諸作及高達夫封丘縣詩未嘗不掩卷太息也况在今日瘡痍未起鴻羽甫集自非得學道愛人者撫而治之其能免於美錦學製之譏乎博陵王鹿萍少爲名家子嘗從學於趙儕鶴先生博洽多聞不屑屑於溫飽蓋其於立身行己之大端講之有素矣余於桑梓間每艷稱以爲善士茲且筮仕望江以服官十要質之於余余曰服官者之不知其要也久矣彼其所謂要者肥身家飽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

妻子誇耀閭里廣置田宅以蠹役爲腹心以鑽營爲捷徑因之以希顯榮膺仕者有矣然躓足喪鼎而爲世所姍笑者亦往往不乏也曷若清慎自厲身名俱泰之爲坦途哉王子之所謂要者如是是卽服官者之指南也

聖天子試理人之策執此以往可矣

一邑之令長卽古諸侯也得其人而邑治矣然治之無其道則怠廢焉而不治卽勤勩焉而亦不治縱弛焉而不治卽督責焉而亦不治蓋爲政之道莫先於教誠而教誠之道尤當根心以出之因俗以理之諄諄焉如父母之訓其子師長之詔其弟使民欣然皆有樂於爲善之心而無甘於不肖之意間有不率而後濟之以刑則人服而不怨此子羔之所以感則人武侯之所以服李平也近代以來賦役繁而刑獄滋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

饑寒迫而奸僞出爲長吏者曰惴惴以獲免於罪戾爲幸奚暇復以教民爲事且念及於教之必以其道哉邑侯邵君子昆昔令臨淄曾著勸民緒言一冊移風易俗厥有成效矣今改授鄆南下車未幾卽以孝弟急公息訟止姦防盜數大端布告閭里此猶名醫診脈立方皆其嘗試而已驗者而要之古循吏所以教誠斯民之道實亦不外於此矣傳曰學古入官邵侯之學蓋有源本者也以學爲治治故不同倘由此而力本崇儉以裕之絃誦仁讓以漸之將輓近之風

不崇朝而可底於淳樸之化又何衝瘠之難治而報
最之無期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四



不崇朝而可底於淳樸之化又何衝瘠之難治而報

水旱災傷雖曰五行之沴氣乎然亦人事之未善有以召致之也以人事召致者還以人事補救之是不能無望于良有司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號咷者疾痛求援之情笑者疾痛既去而不勝欣喜之至也戊申之歲春夏不雨既而地震大雨連旬不止水大至冀青兗荆揚罔不被水者於是

聖天子惻然憫之廼乘鸞輅駕蒼龍過阪泉之野歷堯母之墟瞻恒嶽幸鎮州親見北方諸侯進連率大臣

詢民生疾苦知水災異常蠲免額賦以拯恤遺黎維我栢邑得與斯恩膏廣沛之澤時令斯邑者萊山章君也先是七月之上旬連四五晝夜雨若河漢傾注城以外平地水高丈餘黑風自浪蛟龍怒舞人結巢於木杪繫孩幼於櫓櫓產蛙士民登陴而望色若死飄泊而下城以內沈龜產蛙士民登陴而望色若死灰侯以身捍禦手操畚鍤曰吾雖不及蘇子瞻之在彭城然水不退余義與城爲存亡投以少牢於是水既入而旋去民則大喜然禾盡化爲波臣矣民則既

喜而復悲悲其不死于水而將死于無食也侯曰若
勿憂吾爲若請命於是以前水災十分請其言真切沉
痛洒賈淚而繪鄭圖矣大忠丞甘公踏勘至槐亭慰
侯曰若言不謬吾爲若請命於是大司農以例應免
十分之三奏聞

天子曰畿南吾股肱郡其盡免康熙七年田租部檄至
邑榜之通衢民則又大喜過望然邑當九省會衝賦
既免廩給供科無可措兵曹候核算畢乃調補公計
無出至典衣負債支應郵符民則既喜而復悲曰奈

何苦我侯如是魏子聞之曰邑之被災天也他邑之
民被災而至於流離死亡茲邑獨無之夫災而能以
人事補救之侯之力也近世有司好隱匿災傷利于
催科以求贏羨侯不忍爲也既免租一歲矣驛站繁
急追呼以濟亦可以告無罪於地方侯又不忍爲也
有大德於邑之民無德色侯因邑之民以致饘粥不
能自給無怨色侯誠賢父母矣而我邑之人尸而祝
之者寧後于畏壘之民也邑諸士民爭奮而起曰侯
爲民請命其事不可以不傳其文不可以不紀父將

以語之子兄將以語之弟且以語後世之子若孫其
勿忘茲日永載我

聖天子之德與賢父母之惠也於是乎捐貲以刻斯錄
而余樂述其前後以爲之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聖



前余樂叙其前以語之弟

聖天子之德與賢父母之惠也於是乎捐貲以刻斯錄

而余樂述其前後以爲之序

以語之子兄將以語之弟且以語後世之子若孫其

畿輔人物志序

畿輔人物志者退谷孫先生所以誌畿輔之才也先生以諫議名臣直聲聞天下後晉位少宰衡量羣品天下士風走響應莫不稱爲一世龍門今旣急流勇退侶樵牧而癖煙霞矣猶然惓惓不忘著書何居嗚呼於此見先生之志也嘗聞古之君子得時則尊主庇民功業蔽於天壤不得志亦必著書名山以嘉惠後學若夫灰心稿形自命曠達有道者弗居焉先生生長京師幼習宗廟百官之美富炙彼都人士之光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四十四

儀而又仕宦省會與海內賢人君子有椒蘭之契其出處顯晦多所閱歷若其水火黨錮之禍又嘗痛心疾首於鉛槧觀記之間故以四朝人物志天下之人而復以畿輔志燕趙之人才揚其善而不及其惡舉其大而不輟其細無善可稱者雖宰執不錄有節可紀者雖匹夫不遺茲何心哉夫論天下古今之事者在乎識識正斯義正義正則是非取舍無不正無愛憎之偏頗無賢愚之顛倒無事跡之損益無遠近之棄忽此皆於義乎取之也先生旣以嚴氣正性自

治其身其於人物之進退一以是折衷之凡表揚褒
著皆忠孝大節經術文學非是義也不列媵修人才
若此可謂颯颯乎盛哉余嘗讀司馬遷史記至西山
作歌燕市擊筑樂毅報書虞卿棄印諸如此類未嘗
不掩卷而泣乃知古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本爲天
性所近地居東北爲陰陽風雨之會左滄海而右太
行山川激宕化爲人物者代有英靈不可銷歇今觀
志中所載碩彥奇士比肩接踵亦何負於古人也後
之讀是書者典型未遠景行不怠卽其義以測先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四十五

之志其亦可以翼史而資經矣若夫畿輔一代人物
卽繫明室一代之盛衰諸君子序之退谷先生自序
之詳矣余何庸復贅

劉簡齋先生崇祀錄序

詩體至鍾譚而一變然世人喜言鍾譚不知鍾譚奉簡齋之矩矱也其澹遠蕭疎超然物外非色相之所得擬此錢牧齋所遜心變色而余同年友楊猶龍日手一編如饑渴之於飲食也余少好觀先生之詩而尤敬先生之爲人蓋其內外別歷所在有聲不附權闔大節卓然不可磷淄以故受其齟齬而讀書樂道終不以患難弛其懷有樂天子瞻之風焉鄉人景行有素過廬必式共請於文宗諸使君祀諸宮墻之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異

聿盛典也其孫雲麓將刻崇祀錄來問序夫簡齋之人與簡齋之詩俱足獨立於千古是宜作傳入史序之名臣之列豈僅祀於鄉哉然即鄉之公好他日輶軒而采固纂述所必錄矣雲麓爲人謹飭以禮法自守亦善言詩前治泰州有效今又補高唐是詩人而兼循吏也其克步先生之武何疑余故序先生而並及之

兼濟堂文集卷之五

高雲峯先生殉難實錄序

道可以符於獨知而不必出於衆見事可以快於一時而無不傳于千秋此天理之極而人心之公也若雲峯高公甲申殉難一事蓋炳炳乎可以照汗青而光簡冊矣昔余於

世祖

章皇帝時會上褒錄幽忠一疏若倪元璐等二十餘人皆蒙華袞至今海內誦

朝廷美政其於廉頑厲懦不爲無助然彼時未聞有雲峯高公也逮同邑谷子席之出顯忠一集余乃知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七

世祖

雲峯殉難之事蓋其死之事甚奇而其從而死者又甚奇奮身入棺冥目而逝李繼善賈燾倫等十人同日自縊發火焚毀何其烈也按高公時已七十餘歲矣以懸車高臥之年官守言責俱無所繫卽迹韜晦可以自全而率其家僕及所屬官決絕不顧者誠以受恩深重國破君死以身殉之不忍見賊寇賜張愧天下之人臣懷三心以事其君者也然吾聞公自髫年讀書耄而好學練習國家事務知綱常大義又所著有一化元宗書深明性命之理其死也見之真

守之定無所顧戀宜已乃繼善諸人何爲者昔田橫
齊壯士耳義不臣漢自刎而死其徒五百人在島中
聞之皆死論者謂其素得人心若公者非忠義之氣
久浸於及門之心何以令十餘人同日甘投煙燼耶
故雲峯之殞身者心國家之心李繼善等之殞身者
心雲峯之心也獨知而已何必衆見自快而已奚問
于秋然而天理人心頗可泯哉今公死且二十餘年
矣丹心成灰藏血化碧枯骨歸于馬鬣忠魂鬱于荒
阡上谷張茂才旣爲之作傳各子席之復問序於余
余泚筆述其殉難之意以見其可傳而余昔年褒錄
幽忠之疏有所未盡職司銀管者採錄不可以不急
也若其生平懿蹟則自有本傳在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五

哭

蔡子虛名宦鄉賢錄序

子虛年友之歿也余蓋痛惜之豈獨以蘭譜聲氣哉
蓋燕趙間世多偉人如魏鄭公李衛公宋廣平李文
靖公暨明之趙儕鶴李于田諸君子余私心目爲嚮
往而才疎和寡故願得同心之友氣深厚而宏達者
共爲扶翼不虞其弗竟厥志也惜哉今世俗之所好
操觚呬唔志期富貴而已矣志期功名者固不多見
而况其志道德乎子虛自其遠祖浚濱氏學有淵源
年來與余筆札往來不復以世俗紛華爲念嚶嚶然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五

五

尚友古人此其凌雲之氣所以卓絕振發也然使子
虛雖讀書慕古弗見諸躬行實踐爲治而無所樹立
於當官居鄉而不堪表式乎閭里輿論又何以尚之
乃今觀于兩地紳士編氓之公舉月旦蜚聲無溢美
也諸使君明府之懿好緇衣著什無曲徇也以是風
勵來葉顧不休與吾于是重有所感也祀典之設所
以旌淑德表先賢彼品行之有疵類者勿論已卽使
功名碩德卓有可傳而潛德幽光或遠待之數年或
待之數十年然後歌思之追頌之未有賢愚貴賤不

約而孚如響應聲羣請尸祝如子虛者也非其品行
純備惠澤及人烏能如是韓昌黎曰古之鄉先生歿
而可祭於社仲尼聞子產死曰古之遺愛也若子虛
者可謂兼之矣然而位不過僉憲壽僅止知命終未
克遂余所望如鄭公儕鶴諸先生之事業是亦斯世
斯人之不幸而非徒吾黨之戚也已既置主入祠其
子瑤彙付剞劂問序於余余向已誌子虛之墓故不
再贅其軼事而第述是舉也出於三代直道及余平
日不獲自己之情讀斯錄者其亦知爲善之猶足以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五

彪炳於世而循名考實勉自建豎無惑於世俗之所
好也夫

子虛彙付剞劂問序於余余向已誌子虛之墓故不
再贅其軼事而第述是舉也出於三代直道及余平
日不獲自己之情讀斯錄者其亦知爲善之猶足以
彪炳於世而循名考實勉自建豎無惑於世俗之所
好也夫

重修廣平府志序

書紀禹貢詩列國風山川土田風俗人物固已見其
大槩矣自編年變爲紀傳表志後世史家遵用之志
卽郡縣之史也然史之善者稱馬遷班固陳壽歐陽
修諸家而郡縣之志未有爲文士所膾炙者何其地
陘隘其事瑣尾其品行駿偉者不過數人其文章卓
犖者不踰數篇卽有龍門之高才扶風之家學摺撫
網羅終無以與於瑰瑋奇麗之觀已故不登五岳不
知羣山之卑也不觀四瀆不知衆流之渺也不游蓬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五

萊道山冊府芸香不知金匱石室之珍儲鸞臺鳳閣
之故實也然則爲郡縣之志者不亦難乎廣平各郡
也天文上應昴畢辰星斗樞地勢北通燕涿南接衛
鄭山則聰紫紅婁水則漳滏洛沙風氣迴環墳壤沃
饒洵河朔間一都會哉乃舊志相沿一百三十年未
經再修缺有間矣維太守石友沈公暨觀察進也潘
公下車以來卽欲蒐采成一家言垂光琬琰適有內
閣衛公之條議撫軍金公之憲檄遂造太史申隨叔
之廬而請焉曰非先生椽筆無以謀不朽太史首肯

其請遂掩關却掃筆削鋪敘始於乙卯之冬迄於丙辰之春未百日而畢厥役其間總較者則大司空公治諸公叅訂者則左轄襄璞諸公捐刊同閱者則郡丞瑞生賓揚諸公書成公遣使問序於余余展卷披閱見其贍而有要詳而有體自星野沿革暨災祥禘志計二十卷而古今典制興革地方人物勝蹟天道地勢人事之本末備矣告竣雖以百日緡閱取之廿一史歷有三載此龍門扶風之遺意可爲龔黃元魯之指南也豈不盛哉抑余因之有所感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五

國家幅員廣濶包容無外而根本在於畿輔畿輔近郊多入公侯采地賦稅所出根本又在於趙魏廣平古趙都距邯鄲兩舍耳咽喉所屬似平而險當戰國之時秦人鷹揚虎視日肆吞噬惟趙與之抗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唐之河朔藩鎮蟠結桀驁不可控制昭義橫亘其中卒破朱滔救魏博而定其亂則以洛磁邢三州爲之盡力也且當滄瀛之衝亦爲重鎮今軍興未已轉輸糧餉且爲漢之關中河內矣歲多水災民寡蓄積煦暝而休養之俾不至瘡痍而奮其忠

孝之氣以作干城賢使君明府之心亦此地父老子
弟之望也敢因弁語而併及之以附於諸序之後塵
云爾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



孝之氣以作干城賢使君明府之心亦此地父老子
弟之望也敢因弁語而併及之以附於諸序之後塵
云爾

重修南和縣志序

日東月西陰陽之禪代往來而不已也前聖後賢人物之英靈生毓而不竭也匪文人纂組之則天地無色矣故曰域中有三大而史官居一焉邑之志卽邑之史也黃帝分天下萬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之邑卽古之國也國而可無史乎此志之不可不作也南和在天文昴宿分野自漢唐以來爲邢州封域之內西眺太行北倚嶺霧大陸在其東洛水經其南洵勝地也自古名賢指不勝屈而宋文貞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五

公爲有唐賢相第一人其後則明之李載心白華池朱和陽諸公後先颺起豈非地以人靈哉舊有志書殘缺已甚邑人咸欲修之而未有首其事者丙午秋余請告至里故人周子茗柯以咏邑之十二景示余余走筆和之移書茗柯謂可以補邑志之所未備會郡丞于峯王公暨德符章邑侯言之學使蔣虎臣先生先生大爲嘉嘆曰今人一行作吏據三尺案從事於簿書錢穀亦且惟日不足而乃以載籍爲重以儒術潤飾吏治此兒寬黃霸之遺也且吾聞周子茗柯

其人熟於左國班馬有史材蓋以幣先之茗柯惶切
不敢辭乃挈同事諸子網羅散失搜葺遺文筆削叅
訂晨夜不敢休息數月告竣不縛不繁有典有則燦
乎其如雲錦之章也釐然其如綱目之紀也事皆詳
盡而考核爲必當人皆賢哲而去取無所阿豈不卓
爾大雅彬彬史筆哉書成上之蔣公公竒之會茗柯
至都索余文以序余因念昨厠黃屏讀秦撫所進陝
西通志竊嘆其多識舊典寓意勸懲有古大臣風今
茲志書之成一舉而數善備焉則他邑之志聞風而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五

修舉者尚未艾也寧特南和一邑之美哉志闕風靡

西通志竊嘆其多識舊典寓意勸懲有古大臣風今

至都索余文以序余因念昨厠黃屏讀秦撫所進陝

西通志竊嘆其多識舊典寓意勸懲有古大臣風今

茲志書之成一舉而數善備焉則他邑之志聞風而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五

修舉者尚未艾也寧特南和一邑之美哉志闕風靡

晉州古鼓子國漢魏爲下曲陽元中統間乃改今名
蓋真定東隅之重地也舊志云鼓山聳翠潯水環清
背倚恒嶽肘扼陸川亦可見形勝之大槩矣而或者
曰晉地極目平沙絕無蒼巖白石參差掩映足供流
覽所謂左接瀛海右擁太行俱非肘腋間物徒虛語
耳是殆不然聞之青鳥家言山巒之秀脉落平陽達
人曠觀俯視寰宇九點煙耳名山大川何必居籬落
間乃爲已物余爲諸生時曾入州境見其民物熙洽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五

風俗淳厚桑麻遍野絃誦有聲心美之以爲一變至
道此其庶幾也歟

鼎革以來聞地漸瘠民漸困探先者劫人於萑苻衿
佩者發咏於茗華則又不勝慨嘆安得良有司綏乂
之以復昔日之盛也乎會州大夫思蓼郭公來作牧
是邦拮据三載以子視民以禮育士政清人和百務
犁舉因奉檄修輯志書乃聘諸生關永清等編次採
訪學正程思恭鄉紳紀澐等叅訂考較復益以大夫
之修飾潤色斟酌損益歸於至當書成問序於余余

嘗謂志卽一方之史也。一方中山川之繡錯幾何。城郭之變遷幾何。風土之美惡。人文之盛衰。又幾何。而簪筆者僅藉耳目覩記之功。欲上下千百年之事。吾見其鮮有當者。此劉知幾所以謂史有三長五不可。而又云學才識世罕兼之也。今觀志中有綱有目。分爲十卷。體裁較然而每款有引有斷。備規勸焉。安饒武三邑例有聯轄聽其另修。不相混淆。見統屬焉。職官師長功德可紀者。褒其大槩。恕其疵瑕。善善長而惡惡短。存厚道焉。科目仕宦孝義節烈有關風化核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五七

諸典紀詢諸父老。確實無私。示鼓勵焉。藝文惟擇其有裨於治理者。經制則取其有切民瘼者。而道釋二途原屬異端。非王化之所尚。附諸簡末以寓存而不論之意。豈不三長之咸具也乎。余因是而思古今治天下之大要。吏治與人才而已矣。有吏治而人才愈盛。有人才而吏治愈淳。晉之人才指不勝屈。卽如唐之鄭國明之恒山。尤爲表表者。然鄭國受業於河汾。恒山授徒於書院。其學皆有所本矣。學而後吏爲良。吏儒爲真儒。匪是則以寇萊公之功業。尚有不學無

術之譏然則學可以不勉乎哉州大夫之亟亟於修志也亦將出其所學以化此州之士與氓其沐浴於先哲先民流風餘韻而徐求所爲一變至道者豈僅操觚染翰鋪張纂組以應編摩之故事而已耶余故樂述而爲之弁其端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五

樂對面論志實其誠

辯願樂儲論聖藝聯以飄飄氣之斯奉而思學亦如

文皆大與流風翰翰而翁末更爲一變至道亦如

文皆大與流風翰翰而翁末更爲一變至道亦如

漸不蕭然復學可以本觀乎游樞夫夫之道通於

蓋聞天道無常故星日有薄蝕之變地勢至厚而陵谷有遷移之時然其間幹旋轉運俾三辰不失其次河岳咸循其紀則在乎人事之修舉而已人事修舉責諸君相而史臣之職實爲之龜鑑故曰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此非虛言也史在于朝則爲一代之書史在於邑則爲一邑之志志顧不重哉新鄉古邯鄲地殷先王之膏澤沐浴最深其後雖染於妹土而保乂之化肇自孟侯殆與伊洛豐鎬同其熙洽

其析汲獲嘉二邑地置新鄉則初於隋累代因之山川形勢左孟門而右太行人民風俗勤播種而重孝弟洵河朔要區哉前志雖有可觀喪亂之後因革固已不同名公碩人之懿行騷人文士之纂述更多未備適大中丞膠侯賈公持節豫州檄州縣各修厥志新鄉之志則固請於許傳岩先生先生慨然肩其事遍詢故老之傳聞與夫貞珉之鐫刻傍採博蒐自經史以及諸子百家里歌巷謠凡有闕涉莫不摭摭網羅無所佚替至於恒星分野七政東行之說又時與

余授書辨論而務得其精微于是雖一邑之志而自
君子觀之直以爲有良史之才焉余故樂爲述而序
之俾後之覽者知夫一邑中亦有天地古今之變恢
弘瑰偉之觀而因以厚望于邑之良有司與鄉之耆
德而好學者藉此志而幹旋轉運阜物安民不誠與
一代之史並垂天壤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六



一代之史並垂天壤哉

兼濟堂文集卷之五
一代之史並垂天壤哉
兼濟堂文集卷之五
一代之史並垂天壤哉
兼濟堂文集卷之五
一代之史並垂天壤哉

重修曲陽縣志序

堪輿家言謂中國山脈自西域來爲大幹龍者三蓋相沿襲久矣而余獨不然其說蓋五嶽上應五星猶人之五臟本於五行先有五嶽而後有海內群山猶人先有五臟而後有四肢百骸由內以生外未聞由外以生內者也故余嘗以爲中國五嶽乃三千大千世界群山之根本而恒嶽其尤尊者矣曲陽在真定固巖邑也嶽廟之祀其來久矣古帝王豈不知渾源之恒山而乃建祀於此者良以大茂爲恒山之正支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十一

自渾源州發脈由蜚狐嶺達曲陽巡狩所至北方之諸侯朝覲爲便且不欲使車轍馬跡登陟夫深巖邃谷以重勞民力也是以廟祀之文載在碑記班班可考焉曲陽舊志荒畧不備且自兵燹以來未加修輯峻度劉邑侯以廣陵才子胸有治譜來宰是邑百廢俱興政通人理攬形勢而嘆曰此邑燕趙之心腹而齊晉之咽喉也天一生水蒼龍資焉昴畢浮精達於角亢卽其餘可例推矣雖其地民風樸陋文教未振然陶唐氏之遺猶有存者志書殘闕無以應諮詢備

興革一旦

聖天子朔巡狩修輯瑞柴望大典則何辭以對爰是摺
據遺文網羅近事變其義例加以新裁爲書十有一
卷且倩善繪者爲之圖一展卷而如置身少容見龍
之間徜徉於疊嶂參差凝煙含翠也如執事於嶽廟
鐘鼓之側眩駭其日月天宮雲物扃牖也如摳衣思
補芾陰之堂矜式其忠君愛民政簡刑清也又何俟
陳詩采風而始知地方之奢儉貞淫乎侯少有史才
評論千古人物是非成敗得失若在眉睫几案間他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

日校書秘閣有所論著龍門扶風涑水廬陵自不多
讓茲志之修蓋亦移風易俗之一斑耳後有作者銘
之大茂之麓與嶽色同其秀峙蒼標其權輿於斯志
也夫

且昔善餘音... 興革一旦

重修栢鄉縣志序

蓋聞譜牒失傳則宗系紊典志失傳則文獻闕士夫之責也栢志自宋元以後散失久矣有志自前令馬公寫始曾與先高祖慎齋公高叔祖子惠公弼厥端未及竟濱州左海張公續成之惻吾懷堂兩公實爲捉刀廣詢博採湮沒磨滅之迹燦然復著第體裁淆雜篇帙泛濫權輿者固難爲功也况甲子逾週損益紛疊彰往昭來將安所取鏡乎先大人楨戶著書疾雷破柱鉛槧不移族譜甫完輒及邑乘筆削簡嚴藻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三

采麟炳雖一邑志可當畿南一大紀未及壽諸梨棗而竟賫志歿矣嗚呼不孝介披繹之下凜凜以弗克負荷是懼庚寅辛卯之間署篆朝歌彭公首諗及此慨然修舉遂捐貲付之剞劂其中微有補綴要以遵先人成命述舊聞發幽光爾嗟乎典型未遠喆人是程栢棗之思有不慚然興感者哉壬辰以來又復十三載矣

朝廷以介効力有年榮及所親每檢手澤輒爲興起會邑侯李君復詢志事余遂於政事之暇博覽載籍

兼攷前輩諸先生文集近日海內與里中諸君子篇什所及暨荒草煙榛碑版所存向偶有遺漏者並搜採補入之而民社一志考據典禮於嘉惠氓黎之意尤愍愍焉變舊例之四卷分爲十卷一手一心討論綜覈數年功力不厭詳密匪敢師心自用也庶幾望牧斯土者撫是編而化民成俗之規不啻著計燭照卽生於是邑者企慕流風學道自淑君子愛人小人易使以相與有成誰謂彈丸之里不比隆於可封之俗哉若夫天時人事日新而不已邑之可紀之良有司可紀之賢才與可紀之庶務亦方來而未艾則有望於後日之纂述者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十四

南宮縣志序

邑之有志猶朝之有史也其不言史而言志者何所以別於史也譬之姓史大宗志小宗也譬之水史四海志百川也今之邑古之侯國耳昔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史乃成經其後龍門扶風諸君子擅三長之美爲史家絕調卽范蔚宗陳承祚歐陽永叔尚有體裁餘不及矣史之難如此蓋志體不效編年擬史不敢擬經也一邑所載有關於善惡勸懲之大則志而有史之體且得乎經之意矣南宮舊志邢子愿先生筆乘濟堂文集

卷之五

五

也歲久漫漶滅沒不復可讀且明神宗中年暨今將七八十年封域猶故也而風俗或易矣營建日新也而賦役迥別矣邑大夫之撫字心勞蔽芾載咏賢紳士之功名自奮竹帛競新其他登高作賦遇物能各形管流芬鷁飛紀異諸事類及今不爲敘述俟之他日倘文獻無徵以致禮樂缺失豈賢有司表率茲土之義乎此邑侯遜齋胡君所以急於纂輯而煥然麟炳有光琬琰也余讀之而歎其志雖一邑其例實已同於史矣若彭縣令之殉節則張巡許遠之義也張

顯祖白秉德之文學則駱賓王李巨山之匹也田神
功白宗玉之武烈則李光弼王靖遠之亞也李純臺
賈道乾之清直則趙閱道劉器之之次也劉濬伯張
文西之理學則劉靜修胡敬齋之儔也韓廷器杜于
磐之盛德則石萬石竇燕山之風也張貞女白節母
之閨範則曹娥共姜之操也於乎盛哉使讀斯志者
而得其有合於經史之大意則知侯之所以爲世道
人心計者至深且遠豈但人民社稷利弊興革之端
已乎方今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五

聖天子緝熙懋德光被四表左史右史記言記動誠得
如侯者簪筆承明校書東觀吾知其必能導揚太平
之盛事繼軌兩漢之遺書又安在古今人不相及耶
若其凡例之有變通更易修輯之蒐采纂述具載簡
端無俟予言之贅也

重修栢鄉縣學宮序
栢鄉在真定郡之南界邑雖彈丸然亦文獻舊邦也
考輿圖則堯山峙於丙位天柱矗於辛方大陸東遶
槐汜之水北來合於南之午河形氣環抱士民愿樸
凡君子之至於斯者觀風問俗每徘徊有唐魏之思
焉自有縣則設有學其來久矣明季以功業文章著
於當世者或以甲榜或以科貢不啻二三十人而最
盛者萬曆己卯科解元馮仲昌經魁張恒華同時颺
舉海內傳誦其文望栢鄉而嘖嘖稱美蓋由其時左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七

海張公修學禮士作養甄陶之力也記曰君子如欲
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故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
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
年視敬業樂羣以至於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黨庠
術序之成法具在安見壤地褊小不可以先王之治
治之乎晉石謝邑侯筮仕攬轡卽有澄清志下車以
來愛民若子止訟息爭均徭平賦革除風弊輿之休
息不踰時而栢境大治一日謁學宮顧瞻廟貌喟然
嘆曰棟宇將傾齋舍鞠爲茂草非所以妥聖神而弘

教育也於是造敝廬而謀其工費余遂首爲捐助以
作諸紳士倡夫今之號爲良吏者以催科追呼期會
徵發爲能事其留心學校者什不得一焉侯之爲斯
舉所以尊崇聖道興賢育才爲多士裁成楨幹棟梁
之用也夫廟貌肅則士子之敬心以生齋舍治則士
子之誦讀有地名宦鄉賢陪祀之宇新則仕於斯者
與學於斯者皆有所觀感而爲善循良之蹟孰有大
於斯者哉余故喜談而樂爲之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李八

兼濟堂文集卷之五
序
夫廟貌肅則士子之敬心以生齋舍治則士子之誦讀有地名宦鄉賢陪祀之宇新則仕於斯者與學於斯者皆有所觀感而爲善循良之蹟孰有大於斯者哉余故喜談而樂爲之序

重修寧昌縣學宮序

聞之古者莫先師於學而無廟其後廟事之而無學
自有宋以來廼令天下皆得立學莫孔子其中如古
蓋自都邑郡縣以至荒徼遐塞莫不喁喁向風而有
嚴有翼也嗚呼盛矣雖然古之所以爲教者其法甚
詳智仁聖義忠和其德也孝友睦婣任恤其行也禮
樂射御書數其藝也而又有言僞行僻之禁侯明撻
記之條是以磨礱濯淬漸積日久有以聰明天下之
耳目而成其材今之所爲學者吾知之矣俎豆籩筐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五

九

樽爵篚簋之屬歲時春秋稍稍陳設一二廣文先生
兀兀苜蓿齋中嘆無種而歌飯不足卽爲之弟子且
有不謀其面者矣又况長吏者以錢穀刑名爲要簿
書期會爲急以飾厨傳工偃僂爲能凡進德修業執
經問難之事何啻秦越人之各異其志噫教化衰息
可勝道哉瘦陶之邑侯趙君來令其邑三年桴鼓不
鳴鴻雁來歸頌聲交作顧以兵燹之餘泮宮傾圮歲
久未葺侯因過之而喟然曰是非長吏之責乎乃倡
義捐俸庀材鳩工而寧之紳士亦莫不拮据以趨不

費民間一粒一錢數月告竣自殿廡齋廊以及門壁
庖湍莫不煥藻一新侯又延廣文先生暨諸弟子而
告之曰余之爲此舉也非徒以美耳目之觀也寧昌
於恒陽爲文獻之邦近代以來或高第顯官或偉人
碩輔後先輝映指不勝屈凡此皆學之所成之材也
夫以恒郡幅員之大而寧昌所成之材獨優如此則
古之所以爲教之法其必有不盡淹沒者矣今日者
煌煌駿奔余將與廣文弟子勉其不逮以共從事於
磨礱濯淬之方敢謂非長吏之急務而弗盡厥心乎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七

諸士其勉之矣蓋侯之言如此余邑去寧昌密邇沐
侯之化有素孝廉馮子爾吉侯所拔士也請爲文以
敘余故述其顛末以見侯修學之意將以成士子之
材而復於古且以爲後之教瘦陶與瘦陶士人之學
於此者勸也

於此者勸也

於此者勸也

於此者勸也

於此者勸也

顏碑彙刻序

碑版之作始於秦沿於漢魏六朝盛於唐宋以下後人襲之競爲諛墓之文此昌黎之所以鄙而不爲也然亦有託以傳者涑水氏修通鑑雖墓誌別傳亦多採錄則所傳者一人傳之者一人傳其所以傳者又一人得其實則傳得其人則傳不則否不可誣也秦世碑碣多出李斯小篆世謂之玉筋篆以斯之筆紀秦之績適足相當而後世特以篆傳郭有道碑成於蔡中郎中郎以曠世逸才失身於卓然其文可傳而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七

有道之人又必傳故人與文並傳然則傳之必以其人歟抑以其文歟且文與人俱置不論而僅以六書點畫爲臨池者所取遂竟以傳歟是三者輕重蓋有等也唐宋文貞公璟生女主之朝立羣衰之世獨持風紀崇尚敦大中宗復辟之際李唐斷續係焉跡其禡二張斥三思排太平公主異議嶽然山立殆與梁公媿績而不尸厥功嗣後教歷中外相業光焉史稱前有房杜後有姚宋蓋不虛也公歿之後大曆七年公孫儼始乞顏魯公真卿爲神道碑銘以魯公之人

之文之書雖寓意仙釋如八關麻姑等碣世尚寶之
而况以不朽之文傳不朽之人其又可得而泯滅耶
公生於廣平塋於沙河於予爲鄉先達唐世五品以
上官例得用墓碑而公之于渾乞御制不得俟諸魯
公垂暮之筆而後成閱春秋迄今九百餘年中間若
有若無於荒煙斷壠之中者不知凡幾至有宋而范
致君重摹之至明而沙河令方君始續而樹之至我
朝而邢司李蕭君始求其後祠之榻而傳之以二公
之豐功偉烈麟炳日月猶必待三君而並傳則傳之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七

者固不重耶而况其下此者耶予生於其鄉目讀書
以至立朝時時想慕其爲人而不克爲之傳蕭公以
簿書鞅掌之餘獨起而傳之則傳之意又何如耶蕭
君李邢三年以上考

內召其所治行邢之父老子弟能口傳之而獨殫心
於是蓋師文貞之方嚴龐厚以釐剔而撫綏師魯公
之亮節正性以鋤強而坊俗則其斤斤乎傳之者功
在文貞魯公而所以傳之意功不止在文貞魯公也
按書法自大小篆變而爲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經

變而爲漢隸漢史游爲急就篇變而爲章草穎川劉德升變而爲行書鍾王變而爲今隸體爲小楷今魯公之書蓋本鍾王而獨留隸意者也後世臨摹家真迹絕少獨取石刻爲之乃蔡京大觀帖雖摹刻精工亞於淳化絳潭諸帖而世以京故少之則文貞之碑遲之以俟魯公魯公之文之書遲之以俟范方而迨我蕭君其此意也夫其此意也夫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七十三



其蕭君其此意也夫其此意也夫
 教之以射魯公魯公之文之書教之以射武成而敏
 也以其射武成而射武成也夫其此意也夫
 教之以射魯公魯公之文之書教之以射武成而敏
 也以其射武成而射武成也夫其此意也夫
 教之以射魯公魯公之文之書教之以射武成而敏
 也以其射武成而射武成也夫其此意也夫

任子家乘序

余昔驅車過濟上卽聞古春秋孔門任子祀於茲土未嘗不曠世相感徘徊不能去云時值戎馬匆遽弗獲瞻拜至今以爲遺憾間讀史記孔子弟子列傳身通六藝者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也而任子之名在焉字選鄭氏曰楚人顧其言語行事不見於四子之書而家傳所載則從夫子講學於洙泗之上讀書嶧山周流列國唐封任城伯宋加當陽侯明稱先賢任子從祀廟庭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七十五代矣夫漢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古

闕唐陵化爲冷風煙草者何限卽自黃帝分別姓氏以來宗族支派淹沒不知源流者甚多而任子之世系分明若此豈非賢者之盛德食報久而彌彰耶然由今七十五世以至於百世千世吾知廟祀血食與天地並久終不可絕何者孔子之澤萬世不斬則任子之澤亦萬世不斬也或曰任子之言語文章旣不槩見則學者稱述之疑於過情余則以爲不然夫聖門曾子子思著書立說傳道後世而顏子以喟然數語發明至理稱爲亞聖七十子之徒當時亦各有言

宋氏族譜序

自昔隆盛之世必有魁碩鴻俊之彥以黼黻皇猷而其人又皆出於累葉明德之後蓋根之沃者其光茂源之深者其澤長所固然也余嘗讀蘇明允族譜而嘉其文之藹易有合於親親之義又讀顏氏家訓等書而見其訓誡備至連篇累牘無非欲其子孫勉爲善人彼清河之崔范陽之盧滎陽之鄭平原之陸如此等著姓實多其後裔相傳數百年之後猶侈之以爲美譚豈非義方有教族姓繁昌哉商丘宋氏殷人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五

微子之裔雖世遠代湮本支不可詳考然而以地以姓良非誣矣家乘所載莊敏公恢弘練達其最著者官至太宰未竟其用觀其論明神宗末年之事可謂長慮遠顧不讓宋之李文靖公嗣則文康公破賊復讐相

聖朝開物成務載在國史而其他顯著之懿行靜淑之壺範固有不可更僕數者文康公肇其始牧仲更續成之雖曰垂示子孫昭示令模而遠近縉紳之家覽其本末知箕裘之自闕閱之盛家教如此其謹而中

朝門第之非倖致也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利慶
牧仲以宰相世家富貴福澤已遠過于人而孜孜好
學不倦沉酣李杜枕籍班馬詩與文皆足名家由是
觀之宋氏之業隆隆而未艾也余居木天受知于文
康公故樂觀而爲之序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七

惠公好樂購而爲之序

購之未月之業剗剗而未艾也余居木天受知于文
康公故樂觀而爲之序
學不辭其勞空林蘇蘇班馬詩與文皆足名家由是
外惟以率林世家富貴福澤已遠過于人而孜孜好
朝門第之非倖致也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利慶

朱氏族譜序

山右於河朔爲名區而聞喜一邑尤甲是邦而傑出古之名臣碩輔高士大儒產其地者難以約指如晉之郭瑗郭璞唐之裴晉公度宋之趙豐公鼎其尤卓卓者至於龍門太史涑水耆英亦皆在聞喜左右間余嘗親歷晉中未得驅車一過其地至今以爲遺憾同年朱君小晉聞喜人也自釋褐時已心折其人比余叨長西臺小晉以此部郎超拜侍御共事十有餘年審其行誼覽其奏議有埋輪破柱風而慷慨倜儻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七

德器若珪璋材華如武庫求之迄今尤鮮其匹嗣後余辭政府事乞骸歸山中小晉郵其所脩族譜問序於余余啓視之戶族繁盛家範嚴肅詩書之氣奕世相延棗梨之風耕鑿不改人無末作之習家鮮刀筆之尚含醇蘊樸有陶唐氏之遺躅焉以是益信小晉之生非偶然也世家望族支派能綿亘數千百年而日益昌熾者未有不由於祖德之淵宏而先業之敦厚也卽以余所云裴趙兩公亦皆起家御史功名顯赫相業彪炳奕世而下傳誦不衰小晉其繼起者乎

觀其未建家廟不營一椽未編譜牒不刻一木其知
所先務者哉昔范文正公以置祭田爲首務歐陽文
忠公以辨族籍爲先圖蘇長公宦轍所至時刻不忘
薦祖考之意皆此物此志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
慶自茲以往朱氏一堂星聚歷久彌繁冠冕簪纓方
接踵而未艾也余且樂觀其盛云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七

詩圖而未艾也余且樂觀其盛云

惠自茲以垂朱氏一堂星聚歷久彌繁冠冕簪纓方

惠自茲以垂朱氏一堂星聚歷久彌繁冠冕簪纓方

惠自茲以垂朱氏一堂星聚歷久彌繁冠冕簪纓方

惠自茲以垂朱氏一堂星聚歷久彌繁冠冕簪纓方

惠自茲以垂朱氏一堂星聚歷久彌繁冠冕簪纓方

南宮連氏族譜序

古者有宗子之法自漢以後蕩然矣今武臣世襲猶有其遺意公卿大夫既不世其官身歿之後子孫往往式微故宗法不行雖然族譜修則亦宗法之遺意也輓近以來族譜亦多廢缺昭穆莫辨尊卑罔稽同姓也而陌路矣嗚呼先王立法欲由一本以達之天下而近不能行之一家則仁道或幾乎息已余幼讀蘇氏族譜亭記而善之長而觀方正學之宗儀嘆其爲仁人孝子之用心也甲申乙酉之際嘗承先君子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八

命敘次吾宗家乘刻爲成書其大綱有四曰世系曰誥勅曰誌狀曰列傳而已然自兵燹以後海內族譜如北地李氏鴈門楊氏臨潁賈氏巴中劉氏河間樊氏孝義霍氏久散無復存矣茲南宮中翰連子克昌修族譜旣竣繕寫成帙問序于余余閱之肅然起敬知其用心深厚篤摯無愧於老泉正學藹然仁人孝子也近今之爲族譜者莫不拔援世之賢豪長者附於行葦華萼之義好事者亦喜談而艷稱之以爲光寵然郭崇韜之遠祖汾陽何如狄武襄之不附梁公

乎克昌爲此譜也其慮深其志苦其敘事實而不俚
其摛詞婉而多風有疑必闕無幽不闡蓋其幼而失
怙惟母氏聖善和丸晝菽迄於成立故憂思泣血廣
孝篤親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其筆法則原本檀弓
史記說苑韓詩外傳近今罕見其儔居然古醇儒之
作焉余舊業久疎且於宗法儀禮講習未稔何足以
爲譜重惟是與中翰君論文言詩十載有餘緇衣之
奸溯洄從之每聞其清恙怒焉如擣今觀此譜之成
而慶克昌他日著述日富藏之名山庶幾如東漢趙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全一

岐麟麟炳炳垂名於後世也余又讀石熊峯先生集
中墓表載徐孺人貞節事其夫以鄉薦教諭臨晉因
事謫粵東河汨使期年而沒沒後三月乃生子玉長
而舉進士官監察御史玉生子二曰玠曰瑤皆爲名
臣瑤遂爰立作相著聲於嘉靖間良以其祖母水心
玉節足以感天地格鬼神故彰灼其應若此今曰太
孺人之在連氏也稱未亡人者三十餘年守節與徐
孺人同而克昌始起家爲進士大其宗祔位僅中翰
鬱鬱未伸知造物之所以酬之者方來而未艾也余

敢藉茲舉告克昌之族人暨子若孫其各砥淑乃身
無念爾祖則允宗象賢懋厥令聞於海內不負此日
創始纂輯之意云爾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全一



附錄

無念爾祖則允宗象賢懋厥令聞於海內不負此日
創始纂輯之意云爾

